

南村輟耕錄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三

大台陶 宗儀 九成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綉綾為表綠方紋綾為裏紫檀雲花杵頭軸白檀通身柿心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既羨於財始用金玉為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迴鸞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為標文錦為帶玉及水晶檀香為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度江後和議既成推場購求為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及紹興定式茲更不

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簾文呼俗

山和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簾文俗呼閣婆

紫鸞鵲一尋茶地白鸞鵲 紫百花龍 紫龜紋

紫珠酸 紫曲水俗呼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俗呼綺霄其名甚雅 青樓閣閣又作臺 青大藻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阜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

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袖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細花盤鵬 翠

色師子 盤球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

地翔鸞 紅徧地夫容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阜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阜鸞 阜大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檉蒲 大花 雜花 盤鵬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碁 龜子 方轂紋

鸞鵝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 遼国 回文

金目  
白鷺花 並高麗國

贖卷紙

高麗蠟  
夾背蠟  
揩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 花或碾  
白玉平頂  
瑪瑙漿水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 王紅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

宋高宗內  
府皆金匣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輩德政碑穹窿  
莫比特關坐石時趙石晦者素善諂媚因以楊和王墳  
域所有為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  
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為常又梟鳴梁  
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罹奇禍豈非事  
有先兆歟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  
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護之公大怒責問罪  
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

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  
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栝與汝壓驚此一  
栝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  
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  
長遄卒女病双瞽後亢官湖廣叅政迎夫人母子歸沒  
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蝶  
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大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  
風三百處名園一來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詭殺尋芳密  
蠶輕輕的飛動賞花人擲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

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  
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餘人皆嘆  
駭関來吊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  
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関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  
筋是嚙咸發一笑或戲関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  
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  
嚙病又愛許人之短者亦謂之嚙故云尔

揚鐵厓眈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  
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余竊怪其可厭後  
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双鳧詩云時時行地



羅裙掩雙手更繁春漱澗傷人都道不須舜儘做十分  
能幾點春柔淺蘸蒲萄暖含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  
不勝嬌刻踏金蓮行款款觀此詩老子之踈狂有自來  
矣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為沙門名思淨逮妙行院于北  
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弥陀佛入千神妙楊侍郎傑  
贊為喻弥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鑄石為大  
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是時皆浙  
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為風浪所阻故泊  
舟此處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譎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衛山齋有休輿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曰獎予之使得濟於士類山齋既死華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敕以衛山齋聲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

居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云一朵現家人  
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  
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  
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入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  
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為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  
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辯客來談及拊几  
大笑命筆識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毳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  
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解后一見憐其貧倒  
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貧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

是京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二十畝延  
祐七年三月初賣牛買得犁與鉏朝耕暮耘受辛苦要  
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  
求一點兩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  
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種田一旦成沙塗官  
司八月受灾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灾十  
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  
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  
我將田都首伏只回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  
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抑

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  
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  
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回早向黃泉歸旋  
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霑背老翁老翁弗復言我  
是今年檢田吏此袁分踏灾行也足可以為民牧不恤  
民膜者之勸分字可潛嘗椽松江盖能以儒術飾吏事  
者因載之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鹿盧玉具劔古  
樂府曰腰間鞦韆劔此器以塊然之璞既解為環中復  
為轉關時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之名玉



工者往往歎其所未覩按漢雋不疑帶耨同具劍晉  
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  
花初生朱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此前說乃宋李公  
麟之所紀也余昔宦游錢唐因識吳和之者性慧巧博  
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中間轆轤旋轉無  
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為鬼工因土漬用白梅熬  
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双玉軸在焉中嵌一物  
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之胖脹撐塞双軸入竅閑  
住所以宛轉無碍年深腐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  
筋槌實置軸兩間對勘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双軸

果湧入竅中須臾取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大鈞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亦同一闕揆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為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蘊蘊今偶以荑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夏雪叢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邱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履生惑具酒肴迎疑問以姓名履歷客具荅甚悉初不知其為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情狡既而縱使周旋席間忽耆語遣之俄捧

一椽至復番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  
某有婢得子弥月而亡時此猴生旬有五日其母斃於  
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  
人指使兼解番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  
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  
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  
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為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  
吳歎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  
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番語囑猴適譯史聞得  
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尔縛可亟

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搗殺之

仍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翌日責令有司官兵宵行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總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于門外

主人扶掖登樓而卧須臾嘔吐狼籍滿地至二更開樓  
窻緣房簷進府內脚履尺餘木級面帶優人假髯既得  
物直携至江頭置于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  
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鬚竟不  
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物拉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  
其斯之謂歟

省掾李孟容度為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  
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  
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真  
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



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至貞天下亂  
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識之僕南還至閩  
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  
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如燭照數計持不知果  
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  
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  
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闕不知誰所造  
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謠  
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錄之以

以俟采民風者焉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任  
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其貪  
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之政一  
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舊大夫大  
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之門曰包首  
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恐未能二十四官徒獬廌越王  
臺上望金陵

會稽陳思可磨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紹  
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有同

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摠制團  
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為不易制思有以去  
之乃先給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臺軍擒殺之  
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邁里古思一人  
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  
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古思也執禿堅之謀  
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為安安繼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  
辛敬所敬所艱關投張士誠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  
代納璘為大夫又不能容邁里古思搃殺于其私第拜  
住哥以弟搯思監拜中書右相詔入朝既得罪兄弟誅

戮家無噍類但未知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  
冥冥之中者不知造物果何如也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  
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  
學士蟾公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省幕吏奉卜

顏平章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  
飲于蘄志相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沔泣  
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質囊  
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為謹箴之越兩月子

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為已有銜之去明年既峻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婦之束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婦之朱氏盛具醴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脩膠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為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真一平



蘄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芥譴呵平章凡七薦中書不  
報人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  
詩曰蘄春肥羊菜石酒君為玉昆我金友夜談接膝晝  
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  
漠漠篷窗篝燈照裝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浪  
拍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游無  
古人葉郎還金何愧竇禹鈞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為首吏脅軍興  
期會追死道上訃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夜不  
忍入襯屍有腐氣猶依屍呵瑤曰莫甦既入棺至嚙其

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塘中毋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毋欲  
歛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毋嗚侍婢謹視之閱數日  
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子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  
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  
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為後無繼者世  
道降也父矣今瑜妻乃尔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歎夫婦  
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  
者義其君歎噫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 軍陳庶子  
饒芬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紙扇以寄

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  
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為作  
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為主人守邊疆萬死  
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  
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  
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  
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為將  
軍耶帳下策出之右二事雖相傳以為笑亦可因以為  
戒云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

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搥其腦昏絕在地隣里用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為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鞫獄者不歆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訶喝震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

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  
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為安一磁睛  
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辯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  
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  
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踰鐵於口刃刃不能傷其  
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見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  
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  
落遂就進呈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至甚

窮窘然頗順行止不敢非為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學書寫異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十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娶妻買妾生子育女為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



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收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辯其真偽及禮請功行法師駐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一開尋果有時與張

大使同寅將印寄于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  
掌若不送還一捧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  
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為汝  
遣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榘使  
以榘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  
也後果寂無影嚮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  
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  
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為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  
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

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  
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顏其像祀于先賢堂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三

其要疑其及難取果不晴今其言雖其辭野于其言也  
 其辭交其長其必其自其信其信其也其財其來其信其

南村輟耕錄卷第二十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張除浙省卽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于杭驪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吳家貧子小吾輩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為何如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卽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按官於此可見前輩結交重氣義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中書左丞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于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猓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鷄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燻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為之辟易也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夕夢被攝入掖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為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



以紆之勸入勾欄觀俳優獨顧以宵夢匪真不敢出門  
有女官奴習謳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  
屋拉然有聲衆驚散既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貼壓  
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顛木之下死者  
凡四十一人內有一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  
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潰髓亦有被壓而  
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為遮護

云

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得  
一鶉鴿婦以供膳於稍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家書

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父自真  
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鴿未及知盤桓尋  
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鴿候病稍愈  
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鴿且語其故仲賢戚然曰畜此  
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誠異  
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子留之累日問及子  
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  
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  
使

嘉興林叔大鏞掾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姓名流

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刲羔殺豕品饌甚盛若士  
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  
集而此品復出捫腹闊步譏譴交作叔大赧甚不敢仰  
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句云阿翁作  
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  
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  
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  
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闕  
堂大笑而散對大數日羞出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  
亦可憐已

陳雲嶠柏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龍  
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  
為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名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  
稱之曰公子其妻鐵太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  
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無錫倪元鎮  
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酒終為別以一  
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巨觥引妓樂趨  
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京時即熟尔名云南  
士之清者它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諸  
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禹在坐不勝踟

踏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  
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双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言世上無知  
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  
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  
前身本是泗州僧

霍治書云紫陽楊煥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不  
平之遂脩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  
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  
後攻宋軍廻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劉道濟先

生尤不平之脩書名三為亦見綱目闕而不行中統改  
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不得還就買書  
作續漢史既脫藁會同僚苟正甫諸公飲至數行忽長  
歎曰其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輩已做了也皆對  
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余分臺江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  
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見此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

殷音開

改大剛卯以逐鬼也玉篇開

改剛卯也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殷改大開堅也王莽傳  
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  
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



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尔國化伏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剝瘳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歿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金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弄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分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如冠纓頭韃刻其上面作兩

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爻四方

云云同前

其一銘

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尔故

固作

伏化茲靈爻

云云同

前師古曰今姓姓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

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有又刀故禁剛卯

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

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

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

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双印長寸二分方六分

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四百石

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

輿以滕貫白珠赤爛黠諸侯王以下以緜赤絲黠緜各

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慎尔周伏

伯茲靈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

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双印四枚完

具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二

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辯嘗考王莽

傳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輿服志央

為決嚴卯疾日為曰疑志誤又順尔故化伏與莽傳同

說文作順尔國化伏輿服志作填尔周伏化未詳孰是

其服用制度迥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容齋叅政嚴剛

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  
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  
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瑟瑟俗傳葛仙翁練丹頭  
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  
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  
嚴卯銘詞並差鮮于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  
二枚並真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  
宮所刻黃山谷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  
赫絲繩也音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呂兔呂也  
宣紐絲繩與兔呂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卿嬾真子

錄公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  
今人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  
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也同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侗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奉  
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蛻菴  
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唼縣尹秩  
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  
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中吾將與其  
子為地即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末疾病矣願致仕因  
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既領宣

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使其  
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  
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行事類如此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越  
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老子  
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迨至其室室  
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棄浮世而入此匣也  
其後兵攻越城游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佩絕粒飲與  
衆永訣卧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叢棺挈之出兵退乃  
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非分定歟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人  
才士公家製餽飽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客前  
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  
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  
祕書監卿元嘗為黃冠師事青州祀道錄傳其藝非一  
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  
天佛像特求奇工為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  
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為紀藝凡兩都名刹  
有塑土範金搏換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

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髻之已而去其土髻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繆孝子倫字叔彞東平人侍父宦游寓居錢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為史多平

反悖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頌然王立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天爵字世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貸  
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  
則已皆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焉每值生身之辰寢  
苦一月以報父母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岳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  
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即城中望祭嵩岳時閏月  
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相國寺池上群僧方聚觀後之  
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初弦者又十日雨水冰狀如  
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高林大  
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

至中溲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役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為我糶而治之為期日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鬼工然不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為誑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為常不以為異耳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執害良善邑官貪墨莫敢孰何衆不能堪走愬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有司示罪賞揭大達且家至壁白隱蔽者罪連坐首捕者賞

萬縉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樓倚彼於  
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于官官搜索得  
之併王逮繫囚見憲使使問云女知彼所犯乎王曰知  
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罪賞乎曰見之女  
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奔乘其危以售之則  
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為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  
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免其人踐之矣真義士也  
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即許  
文正公子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漂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昏

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尔取小石噙之頓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其為神龍遂急換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雅鵲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于殿之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



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誌云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  
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  
出時鄰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  
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欤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  
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  
此理故耳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  
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  
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  
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棹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

名黃道婆者自匡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  
於錯紵配色綜餞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悅  
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  
為轉貨它郡家計就殷未幾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  
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  
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  
聞矣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  
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上成  
一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闊霸而短是

日晴無陰雲亦無鷗觀之類是可怪也日昃時縣市人  
闕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細家取欲烹  
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墮  
魚人民失所之象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而  
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卿特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贅  
里人浦仲明之子為壻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泰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張  
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死所  
求得其屍歸塋欲以身徇父不許既而權貴人聞劉美

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為比丘尼夫  
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尔盖有貴為后妃而莫之  
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旬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子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醫并錄卷之五

張機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搏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炆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玄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顛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阮德

東晉

葛洪 抱朴子 范注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徽 王慕 胡洽 徐燮 秋夫 徐道度 秋

夫長子 徐炆 嚮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

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

卿之才長子

徐同卿

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松岫

李士

山直士

張中

李士

王顯

徐審

徐雄

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胤宗

宋俠

藥王帝

慈藏

甄權

甄立信

王冰

啓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處繼

楊玄

操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眩 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 通真子 翟煦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龐安時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長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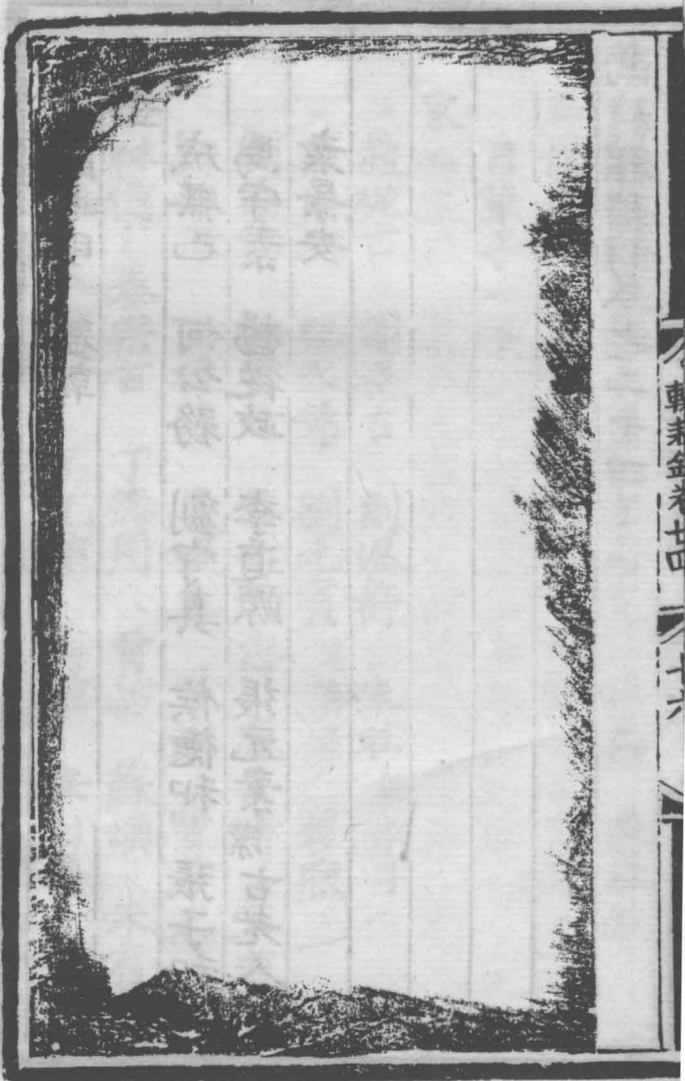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潔 古老人

袁景安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四



華表金卷十四

十六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五

天台陶宗儀九成

秦皇坑儒武侯相漢未有置異議於其間者偶讀宋蕭森  
希通錄及俞文豹吹劔錄而得其說可采森曰李斯曰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  
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  
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也  
但坑儒一事未有究極之者僕按史書所坑特侯生盧  
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為其所坑又非  
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

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  
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  
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  
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顛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  
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  
言殺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伎之  
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  
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  
上者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  
肆厥不軌之人如今所謂妖教竊其中死無辜者多矣

此一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脉南北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筭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官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無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

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況始皇自謂尊賜甚厚  
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  
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  
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諾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嗚呼至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  
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  
快也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  
人皆方伎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  
之者此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

講禮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  
天壽其脉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朋黨惡  
小人終不能為長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  
生以方伎禍秦坑於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手於  
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亦自相擠陷  
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為不偏矣僕惡夫坑儒之名故論  
其顛末如此文豹曰古今論孔明者莫不以忠義許之  
然余兄文龍嘗考其顛末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  
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末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之忠  
於漢室則末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稱為中山靖王之

後然其服屬䟽遠世數難攷温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  
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  
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也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  
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藉使以為  
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猶當如光武之事更始陳征而  
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  
曰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  
正其志甚偉自亮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而備之  
志向始移無復以獻帝為念由建安舉兵以來四十二  
年天子或都許或居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越在籬



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掾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之說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猶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為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勝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

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為  
義帝縞素伏大義連孫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  
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故  
費詩以為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  
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姦雄其王  
其公猶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死以丕之篡逆  
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且不肯臣之備雖宗室而亦臣  
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哢哢以興復漢室為辭  
不知興復漢室為獻帝耶為劉備耶亮既有心於帝備  
矣萬一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一表雖忠誠

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致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有獻帝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盆子亦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無一日不以尊王為心若如亮之見則魯同姓也亦可奉之為王矣天下後世惟特此見故於亮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

心噫漢之君既稱獻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為續書之僭也余兄嘗以是說取解於同文館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叅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求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傳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為戲又

有燄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燄易明而易  
滅也其間副淨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  
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  
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載于此  
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使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喫州駱駝 列良龜府

病鄭道遙樂 四皓道遙樂 賀貼萬年歡

撰廩降黃電 列女降黃電

上皇院本

壹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花陣

賞花燈

錯入內

悶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来

顯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閑

方偷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咲圖

脫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智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双打梨花

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托孤

旦判孤

計筭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啞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三纏酸

謁食酸

三樸酸

哭貧酸

揷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未哨旦

哮賞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欄兒



蔡奴兒

剝手兒

喜牌兒

卦冊兒

綉篋兒

粥碗兒

侶娘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雞鴨兒

黃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九兒

醜奴兒

病囊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室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棋亭

夫容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瑤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闈會

打五臟

蘭昌宮

廣寒宮

鬧結親

倦成親

強風惜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

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搗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妝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穷相思 金壇謁宿 調奴

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已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費花容 同官

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佞 鬧棚闌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婿 酒色財氣 鑿作

媒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閑話 聞鶴鷄

杜甫遊春 死央簡 四酸捉猴 滿朝歡 月夜

聞箏 鼓角將 開夫容城 雙關鑿 張生煮海

賒徐鰻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槁兵交

雙揭榜 朦啞質庫 雙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

來 佛印燒猪 酸賣棗 琴劍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雲菴 逐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

五郎 賣花聲 進奉伊州 錯上墳 鑿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听 硬竹蔡

義養娘 啫師姨 論秋蟬 劉盼々 牆頭馬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柏板 大論淡 排龍舟

擊梧桐 滄藍槁 入桃园 雙防送 海常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閏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借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么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三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婿 王子端捲簾記 紫

雲迷四季 張子孟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墻

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

注 吳彥臯 不抽開 不掀簾 紅梨花 玳瑁

天賜暗姻嫁

諸雜院爨

開夾棒六么

開夾棒法曲

望羸法曲

分拐法

曲送宣道人歡

逍遙樂打馬鋪

撻絲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

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三磕胞

佳景堪遊

十四十五郎

喜遷

鶯剝草鞋

太公家教

琴棋書畫

滕王閣開入

妝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上

小樓袞頭子

噴水

朝僧

打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倮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鑿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

深 送羹湯放火子 搗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

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黃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

好景 四偈大提猴 雙聲疊韻 上皇四軸畫

三偈一卜 調猿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逐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

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麪長壽仙

四偈賣譚 四偈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偈抹紫粉 四偈劈馬椿 截紅閘浴堂 和燕

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么 河湯舅 偈請

都子 双女頗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 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電千字

文 摔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集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說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

子黥 斷朱温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

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變柳

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王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頰布衫



爨 雙標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  
寶爨 開山五炷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鬼

說秋青 憨郭郎 技頭巾 小鬧擱 鶯哥猫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韵 三般尿 大驚睡

小驚睡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雁兒 唐韻六貼

我来也 情知本分 高捉蛇 鐺鍋金竈 代元

保 母子御頭 甯笛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箇 村城詩 胡搨雖小 蔡伯喈 遠截

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穿百倬 盤榛子 四

魚名 四坐山 撮頭帶 天下樂 四帕水 四

門兒 說古人 山麻稽 喬道場 黃風蕩蕩

貪狼觀 通一丹 串邦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千劉義 歡會旗 生死鼓 搗練子 三群頭

酒槽兒 淨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閉鼓笛 柳青娘 論句兒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調劉滾 霸王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妳妳嗔 一借一與 已已已 舞秦始

皇 學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劫 駙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說罰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告假 捉記 照淡 朦啞 投河

畧通 調賊 多筆 僉押 扯狀 羅打 記水

來楞 燒奏 轉蒼枝 計頭兒 長嬌倦 歇後

語 笋子語 迴且語 大支散

拴搖艷段

襄陽會 馱軸不了 拋綉毬 鞭馱金鐙 門簾

見 天長地久 眼藥里 衙府則例 金舍楞

太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聞百草 叫子

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說古棒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甯搵地 屋裏歲

罵呂布 張天竟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今帶 四草虫 四厨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起教柱 打撥來 三文兩櫟 大對景 小護

鄉 少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

旦 睡馬杓 四生属 喬唱譚 桃李子 麥屯

兒 大菜園 喬打聖 杏湯來 謝天地 十隻

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 捧艷 破巢

艷 開封艷 鞍子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虫

艷 撮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

艷 蛮子艷 快樂艷 慈烏艷 眼裏喬 訪戴

衆牛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塞 金鈴 感

吾智 諸宮調 杌松掃竹 彫出板來 套靴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畧拴插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灯

火名 衣裳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齋

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樸名 法器名 樂

人名 草名 軍名 門名 魚名 菩薩名

賭撲名

照天紅

落棋名

夜骰子

琴家弄

悶葫芦

握龜

官職名

說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刺卷赤

飛禽名

青老雅

廝料

鷹鷂鵬鵠

花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厨難保

蓍茹來

佛名

成佛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一板子

酒下拴

數酒

四子三元

唱尾聲

孟姜女

遮蓋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謎



杜大伯

大黃

和尚家門

秃醜生

窓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閑真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賊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說話

風魔賊

寮丁賦

擡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說卦彖

田命賦

混星圖

柳簸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未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得嚮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賦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鋤鑿

二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靡賦

卒子家門

計鬼線

甲仗庫

軍鬧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賊

水電吟

邳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刁待制包

緇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賊

事故榜

件作家門

一遍生活

撮徠家門

受胎成氣

諸雜砌

摸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猫

水母

玉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公太

黃巢

怡來

蛇師

没字碑

臥单

衲襖

封陟

鋸周朴

史弘筆 懸頭梁上

錢唐戴厚甫

淳

鄧文肅公之婿也精遁甲法戴之母常寢

處樓上忽一夕驚見紅光貫室急開幃細視之乃是一

美婦人獨立榻前自拔金釵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

戴答曰適某祭遁神遂致此耳遁母見其必不久於人

世矣由此悒悒不樂逾數月果卒

今杭州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疊著靈異官民

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嘗攷釋氏紀錄云後晋天

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

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

祐戊申有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  
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  
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梵天寺繼時淫雨四  
境沛足如此則自有像已四百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六

天台陶宗儀九成

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牋曰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臣崔彧言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春正月既旦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臣闊闊朮即衛所告曰太師國王之孫曰拾得者嘗官同知通政院事今既歿矣生產散失家計窘極其妻脫脫真縈病一子甫九歲託以玉見質供朝夕之給及出玉印也闊闊朮蒙古人不曉文字茲故來告聞之且驚且疑乃還私家取視之色混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忝尺四寸厚及方之三不足皆紐盤

螭四獸方際紐盡璽墀之上取中通一橫竅可徑二分  
舊貫以常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適皆若蟲  
鳥魚龍之狀別其彷彿有若命字若壽字者心益驚駭  
意謂無乃當此昌運傳國璽出乎急召監察御史臣楊  
桓至即讀之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寶璽文也  
聞之果合前意神為肅然乃加以淨絲襪以白帕率御  
史臣楊桓通事臣闊闊木等直趨青宮因鎮國上將軍  
都指揮使詹事王慶端嘉議大夫家令臣阿散罕少中  
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道謁進獻 皇太妃御前  
仁格皇后啓曰此古傳國璽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後有天

聖徽

下者寶之以君萬國然自前代失之矣今當宮車晚  
出諸大臣僉議迎請 皇太孫成宗龍飛之時不求而  
見此乃天示其瑞應也宜早達於 皇太孫行殿以符  
靈貺已蒙嘉納翼日令資善大夫中書右丞詹事臣張  
九思少中大夫詹事院判臣僕散壽傳 皇太孫親為  
付授此蓋皇太妃懿慮深遠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前又  
啓收藏寶璽之家不知甄別循常以玉求粥臣見而識  
之特將來獻彼猶未知望恩卹其家傳旨賜收玉之家  
楮幣二千五百貫并逮臣等進辯其實者三人衣段各  
一表裏紋金綺素有差以為異日旌賞之徵臣等已詣

府前敬受訖自惟無狀不勝慚赧是日金紫光祿大夫  
中書右丞相臣完澤率集賢翰林侍從諸臣入賀御前  
命出寶璽徧示群臣此又出於皇太妃至公正大之量  
翰林學士臣董文用等前啓曰此誠祥物出當其時若  
非皇太妃皇太孫聖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臺臣等次  
第上壽自是內外稱慶咸曰天命有歸臣聞詩序曰文  
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今神寶之出蓋因先帝有  
明德故天命復歸于皇太孫也又曰皇天親有德厚  
有道以言皇天非有德有道則不親不厚也又聞之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天命有德克享天心受天

明命作善降之百祥歷觀上世詩書之旨未有無德而能致天命之歸也欽惟

太祖聖武皇帝秉資神格始為天下除禍定亂隆功盛德簡在天心受命而為天下主以至我

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德配乾坤功包海嶽孝格宗廟子育黎元輿地所記悉主悉臣照臨無幽咸遂生樂施及明孝太子天錫仁慈之德上感君親之

悅下係億兆之望至元建號日月重明無為而治者迨廿年雖由太子進德修業之洪溢亦賴元妃內助之淵密也敬惟皇太妃聰明淵懿母儀崇嚴德量溥厚

孝敬慈恕出乎天性往古未有也自明孝太子升遐  
內則皇孫翼翼訓導端嚴外則百司班班臨御整飭  
由是聖上君父大見倚重雖于時皇太孫未昭儲  
副之託而詹事之司未嘗一日廢闕以見皇天定命於  
青宮之位無時不在誠非人力所能為也欽惟皇太  
孫殿下德資剛明才兼文武英謀獨斷大肖祖宗族屬  
係望遐迹歸心

聖祖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灼知天命之所  
在久存隆顧將付以撫軍之重於至元三十年夏六月  
二十二日賜以皇太子金寶大正儲位而後詔以出師

之期天下聞之室家胥慶和氣穰穰出於兩間是歲秋  
稔數年罕遇臣切念天象無言託命不爽豈期又於  
大行皇帝宮車晚出之後甫八日傳國神寶不求而出  
於大功臣子孫之家連由臺諫耳目之司直達於皇太  
妃御前斯蓋皇天授命皇太孫誕膺龍飛以正九五  
之位俾符寶璽之文既壽而永永而又昌臣又見皇天  
之心大賴我皇元繼體之君不疾不遲景命適至以允  
四海之望者其瑞應之兆有三按唐史代宗之將為太  
子先封楚王及位正儲副而監國楚州獻定國寶一十  
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封今天降寶于楚宜建元寶應



蓋以寶為太子瑞應也昔明孝太子封為燕王今皇太孫燕王之子也將主神器而神寶出於燕適與前事相符此瑞應之兆一也又寶璽之出正當皇元聖天子六合一統之時宮車晚出之近朝以見天心正為繼體之君設也此瑞應之兆二也又寶璽之出適當月之三十日有終而復始之象以見先聖皇帝御世太平之功既成俾繼之君復其始也此瑞應之兆三也今以此三兆觀之益見天命之來際合於青宮也臣區區之情無任傾嚮輒罄所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慎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

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  
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从爾从王義取天付爾此玉  
寶以為天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  
璽篆文圖說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下  
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昏於趙以納聘焉秦昭王  
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  
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又以為藍田玉所刻二世  
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旁高祖即位服其璽因世傳  
之謂為傳國璽厥後孺子未立藏於長樂宮及莽篡位  
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與舜言益

切出壘投之地壘因歸莽及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壘  
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壘為盆子所有後  
盆子固縛奉壘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壘者投於  
井中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死荊州  
刺史徐璆聞帝為曹操迎在許昌以壘送之帝後遜位  
并以壘歸魏帝道鄉公禪位壘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  
害壘歸於聰聰死歸曜曜為石勒所滅壘入於勒勒滅  
入於冉閔閔敗見收於閔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  
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和八年也自壘寄於劉  
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梁陳相傳以至於

隋滅陳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嗣立再傳養子從珂是為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及徽宗為金所虜凡有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獻玉璽相同則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明說以及我元適集 皇太孫寶命所歸之

際應期而出臣職摠御史親會盛事不可以不錄又圖  
中別有璽其文亦八旁注曰此傳國璽背文也今見寶  
璽之背皆刻螭形蟠屈凹凸不齊偏厭四際無地可置  
此文按太平御覽晉泰光十九年雒州刺史却校表纂  
容水稱潘奉璽方六寸厚七分蟠螭為鼻今高四寸六  
分四邊龜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  
未詳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  
不可不辯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  
伏希聽覽微臣不勝瞻望之至謹言此文乃桓所撰桓  
字武子兖州人幼警悟為人寬厚事篤孝博覽群籍尤

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仕至國子司業卒闕闕木拓  
跋氏

成宗即位近臣以其事聞授漢中廉訪司僉事仕至湖  
廣廉訪使率國史於按禮見傳謂拾得乃國王速渾察  
之子謂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於桓傳謂桓  
辯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蓋秦別有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一璽又非此璽此則史之誤也今取宋薛尚功  
所編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內璽文  
模勒于後以備博古者之一覽云

尚功云二璽文本只一器緣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

小有異因併刻之亦疑以傳疑之意也



向巨源本







畢景儒本

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

其文玄妙淳

古無過於此

雖龍飛鳳翥

不足以擬其

勢摹印之祖

也



螭紐  
新增



張  
氏  
印

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荀茶進貢泉不常  
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季屢加浚治  
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歲戊寅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  
水溢可溉田千畝遂賜名瑞應泉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  
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  
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  
盡發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家藏君屍此亦詩之斧鉞也  
世人多用盧橘以稱枇杷按司馬相如游獵賦云盧橘夏  
熟黃柑橙棗枇杷然而善柿夫盧橘與枇杷並列則盧

橘非杜杞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容橙及夏花實相繼  
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  
亦熟故舉以為重歟唐三體詩裴庾註云廣州記盧橘  
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為壺橘又曰盧橘

葉公李為宋太學生時上書極言賈似道權姦誤國幾為  
所害及世祖平江南即召見官之至中書右丞凡有  
軍國大事必問曰曾與蠻子秀才商量否蓋指李也一  
日議事大廷乃不在列問其故則病足遂以所御五龍  
車召之至命坐而諮決焉嘗於其孫以道處見當時所  
畫應召圖五龍車中坐一山野質朴之老其遭遇有如

此者使無賈似道以發其正大之論直一書生耳而望功名顯天下亦難矣

瓊州一水南北有兩伏波將軍廟世人莫明其故嘗考之史記及東漢書蓋漢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林下匯水不特馬援為伏波將軍也

至元印造通行寶鈔分一十一料

貳貫

壹貫

伍伯文

叁伯文

貳伯文

壹伯文

伍拾文

叁拾文

貳拾文

壹拾文

伍文

某人浮湛里中無以為生偵民有小不平嗾之訟佐之請



謂已旁緣自資且既餌臨政者因持其短長以蠹民稷  
政遂有人作鵠傳以警之傳曰昔皇帝以皞氏之世鳳  
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命鳳凰為百禽長當是時南  
山有鳥其名曰鷦鷯之性鷺而徒貧而狡稻梁之甘木  
實之美鷦鷯不屑焉資衆禽之肉以為食鷦鷯之徒實繁其  
與雕同氣而異質者鷹鷂鷩鷩鷩鷩皆助鷦鷯為害  
者也其異類而同姓者鷩鷩鷩鷩鷩鷩訓狐鬼車其惡  
與鷦鷯同特其材異爾然鷦鷯有大小小者從鷩鷩鷩雀力  
可制則制之大者雖鷩鷩不畏也故鷦鷯之所在衆禽皆  
逃散遠去標枝無安巢灌叢無息羽鷦鷯無所得食則遣

操詭辭招衆禽之過而愬諸鳳曰鴻鴈背北而來南是  
叛也鸚鵡舍禽言習人語是姦者也倉庚出幽谷遷喬  
木是冒越者也鷓鴣秋久遠遁是避役者也烏知吉凶  
言妖祥以惑衆聽鵲道河以阻水利鳴鳩攘鵲之居鴛  
鴦荒淫無度鷓好間雞好鬪毆相傷鳧鷖鵝鴨習水戰  
鷓鷓白鷺得魚不稅孔雀有異相杜鵑催婦令戍卒逃  
士提壺勸人飲酒生事是皆有罪不治將益甚鳳凰惑  
焉命爽鳩氏治之鵬與爽鳩相為表裏窮山谷搜林麓  
禽之出者搏之逐之攫之擊之啄齒扼吭裂肪絕筋磔  
毛揚風洒血殷地凡遇之者無噍類其餘皆周章振掉

謀所以免禍者毀巢破殼空所以積奉爽鳩且以賂鷓  
使勿執於是鷓之勢益張而衆禽之生理日蹙其爪距  
稍利者慕鷓所為則起而效之其鈍者深藏遠竄餒死  
於草莽者相藉也而鳳皇始憂之間蓬萊之顛有胎仙  
焉胎仙名鶴號青田翁廉兮而潔白和平而好生於是  
徵爽鳩使鶴乘軒而治之鶴乃與鳳皇謀曰夫鷓其始  
一而已自子之不戒而使之蔓延今之為鷓者何其多  
耶昔之鷓名鷓字鷓形鷓性鷓本為鷓者也今有非鷓  
而鷓者何也鷓則得食不鷓則不得食鷓則有利而無  
害不鷓則利未見而害常隨之故不容其不鷓也今禽

之產子者願為鷓鴣之習飛者學為鷓形狀與鷓異者  
又冒為鷓不誅其渠魁殲其兇醜以勵其餘吾恐鷓鷃  
鷓鷃神雀大鷓金翅皆化為鷓耳鳳凰曰善奏請于帝  
帝遣虞人持弓矢張網羅隨鷓而磔之鷓之徒盡斃勅  
天下無留鷓故其餘黨皆屏迹匿影不敢出衆禽始得  
安於生養以盡其天年此皆少皞氏之恩鳳凰與鷓之  
力也太史公曰鷓茲禽也暴惡受誅固宜吾獨懼今之  
人子務養鷓意有所欲舉鷓而放之求衆禽之血肉以  
肥其軀殊不知少皞氏之戒也嗟夫害物而日益者刑  
雖未及天必譴之其鷓豈足恤哉

陳衆仲先生嘗題樂全堂有能守不成三瓦戒之句人多  
不知所出按史記龜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  
三瓦而陳之注陳猶居也

貫酸齋先生臨終有辭世詩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  
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洞花幽  
草乃先生二妾名

虞文靖公集撰高昌王世勳碑序其世家曰畏吾兒之地  
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  
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麀若人妊身  
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麀裂得麀兒五收

養之其最穉者曰卜吉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二十餘君是為王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王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荅言婦所居山也後遷交州至太祖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自是子孫皆封王

今上皇后弘吉刺氏名伯顏忽都 武帝宣懿惠聖皇后之姪毓德王孛羅帖木兒女後至元二年丁丑三月立



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竒氏素有寵  
居興聖西宮 帝希幸東內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  
望意嘗從 帝時巡上京次中道 帝遣內官傳旨欲  
臨幸辭曰莫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來再三竟拒  
不納 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闥  
至元二十五年乙巳八月丁未崩年四十二

文宗居金陵潛邸時命臣房大年畫京都萬歲山大年辭  
以未嘗至其地上索紙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稟圖上  
大年得稟敬藏之意正經營格法適整雖積學專工所  
莫能及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  
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錄刻于梓黃紙模印貼壁問其詞  
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  
待龍蛇繼馬繼一作暨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  
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虞邵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唐一日偕友人楊  
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微練師於西  
湖之曲求召鬼仙以下家藏練師即置箕懸筆書符作  
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練師  
叱曰吾不汝召汝神何來神附云其欲乞虞公撰一保

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衆因勸先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翼日文成火於湖濱逾再詣練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忍忽既而先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贈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以文章名海內豈非先世積有餘慶天將報施於先生之躬而鬼神預有知耶

高文簡公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輿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為補叢竹後為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

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  
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  
石趙公自是真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誼兩相  
得恠澹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  
息令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此圖遂成三絕  
矣

浙西園苑之勝惟松江下砂瞿氏為最古宋秀州守方岳  
亦有詩留題壁間後紫陽虛谷翁來遊繼題十絕其一  
云壁間墨客埽龍蛇所寫詩佳字亦佳忽見題詩增感  
慨吾家宗伯老秋厓是也次則平江福山之曹橫澤之

頃又其次則嘉興魏塘之陳當愛山全盛時春二三月  
間遊人如織後其卒未及數月花木一空廢弛之速未  
有若此者自後其地吳氏之園曰竹莊蓋元有池陂數  
十畝天然若湖瑩之嘗買得水殿圖據圖位置構亭水  
心瀟灑莫比譁訐之徒欲聞諸官亟塑三教像于中易  
曰三教堂人不可得而入矣瑩之卒荐遭兵燹今無一  
存者福山橫澤下砂皆無有久矣可勝嘆哉

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徒雅師立搃其役崇敬率  
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經始於泰定乙  
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

音像于上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六

